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
0853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
社會·社會成員

人口論
人口問題概論

大象出版社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0853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社會·社會成員

人口論
人口問題概論

道瑪斯·洛伯特·馬爾薩斯，郭大力譯

人口論

譯者序

譯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及里嘉圖的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以後，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翻譯，早在我們計劃之中。但這個計劃，遲遲到去年九月才能動筆，而因有別一種工作間斷的原故，直到現在，我方才將舊稿校閱整理，豫備拿去印刷。

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無疑，在現在還是傳誦甚廣而為世所公認的一部名著。牠的影響，現在還是很顯著。即在中國，他的名字和學說，亦已成了普通教科書上的常識。

然而，一部這樣有名的著作，在最初出版的時候，就連著者自己，亦不曾豫料到會這樣吸引世人注意。只要一看人口論初版題名頁上沒有著者的名字，一部赫然驚動當時的著作，居然匿名公布於世間，我們就知道，馬爾薩斯自己後來看見這意外的成功，亦必訝然失驚。

人口論著作的動機，他自己曾在初版人口論的序文中說得很明白，後來又在第二版的序文中，重複申明這一點。他說：『有一次，同一個朋友，談到高德文氏研究者書中的貪慾及濫費論，這

便是這篇論文的起源。『這位『朋友』不是別個，便是他自己的父親丹尼爾·馬爾薩斯。

原來，在十八世紀末葉，資本主義發展所引起的有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對立，已在英國社會，形成一個極嚴重的問題。法國大革命的巨潮，又使英國受了一種大感動。一七九三年高德文氏著『政治正義論』，一七九七年又著『研究者』。這兩書，對於當時的社會組織，下了極嚴厲的批評，並斷言現社會制度有根本改革的可能。提議廢止一切不必要勞動而平均分配必要勞動於社會一切人，要以無階級的社會代替有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社會，以仁愛的原理代替自愛的原理，並要破除一切交易制度的高德文氏，立即引起了非常的注意，而成為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威脅。

這一種思想，成了日常談論的資料。像人口論第一章所說，『人類將從此以加速的速度，進向無限的為從來所不曾想到的改良呢，抑被判定了須永遠在幸福與貧苦之間，一進一退，而在各種努力之後，依然離所望的目標，有不可測知的距離呢？據說，這大問題，現在是提出了。』

成為社會一般爭論的這問題，就在馬爾薩斯的家庭以內，亦成了辯論的對象。盧騷之友並曾一度招待盧騷的父親馬爾薩斯，是高德文的同情者，而後來成為亞當斯密大弟子的兒子馬爾

薩斯，卻是高德文的反對者。人口論，一七九八年出版的人口論，便是這種家庭辯論的結果。

初版人口論的發行，立即在社會上惹起了深刻的印象。匿名的著作的作者，不久就被偵知了。高德文與馬爾薩斯，不久亦會了一次面。有若干點和馬爾薩斯反對的里嘉圖，亦稱人口論是『經濟學界的裝飾』。說『牠的正常的名聲，將隨經濟學發展而普及』。這意外的成功，使馬爾薩斯不得不進一步研究，而於一八〇三年，出版人口論的第二版。

第二版幾乎包含了初版的全部，但就許多點說，都像馬爾薩斯自己在第二版序文中所說，『可被認為是一部新的著作』。所以第一版叫做『論人口原理對於社會將來改良的影響』，並批判高德文、氏康多塞氏及其他著作家的思辨。第二版卻名做『人口原理論——考察牠對於人類幸福在過去和現在的影響，並研究由此惹起的惡害，在未來除去或緩和的希望。』

在一八〇〇年出版的『現在穀物高價之原因的研究』一書中，他敘述了他改著人口論的經過。他說：『兩年的思考，使我確信這所提出的原理的正確，確信這原理是社會下層階級所以不斷陷於困苦貧窮中，一切現制度所以不够救濟他們，困苦所以週期發生的真實原理。現在，這論文停印一年以上了。我決心想把牠改版，直接應用這原理於現社會狀況，並竭力引證其他諸

國的最可靠的記載，來說明這原理的作用，是如何有力，如何普遍。但前因特殊約會，後因某種最意外最不幸的事故，致令我不能注意於此，但我始終把這事放在心裏。」這所謂特殊約會，是指一七九九年一次夏季旅行；所謂不幸事故，是指一八〇〇年他的父母的相繼死亡。

兩三年思考的結果，第二版增加了大約一倍的篇幅。全書計分成四篇，每一篇分成十幾章。第一版所討論的各種問題，在這裏都有了更詳細的討論與引證。然有一點，最足顯示這兩種版本的差別的，是他設想在罪惡與貧窮之外，還有一種對人口增加的妨礙。他自己曾說：『在後半部，我會竭力把第一版的最硬性的結論，使其柔化。』他以為，在罪惡與貧窮之外，還有『道德的限制，』即完全節制性慾。

這限制的提出，豈但柔化了他前此最硬性的結論，且根本推翻了他自己的最重要的議論。爲馬爾薩斯自圖其設計，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有多大效力的限制，寧可始終忽視。『正當的推理，』決不能由此保持。

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的精華，像一個三段論法一樣，爲馬爾薩斯自己所充分敘述出來了。他說：『人口增加，不能無生活資料，有生活資料的地方，人口必定會增加；佔優勢的人口增加力非

惹起貧窮或罪惡，即不能限制。」把這三個命題連合起來，得到了兩個結論：是，「人口須不斷引下到生活資料的水準；」人口所賴而引下到生活資料水準的原理，是「貧窮及貧窮的恐怖。」關於前一個結論，他說：「人口，在無所妨礙時，以幾何級數率增加。生活資料祇以算術級數率增加。按照人類生存必需食物的自然法則，這兩個不平衡力的結果，必須保持平衡。」

關於第二個結論，他把人口增加的妨礙，分成豫防的妨礙與積極的妨礙以後，立即斷然的說：「在早已有人佔居的國家，除了這兩種人口增加的妨礙，尚有婦女的不道德習慣，大都市，不衛生的製造業，奢侈，疫癘，及戰爭。這一切妨礙，都可適當的還元作貧窮與罪惡。」

自休謨以來，亞當斯密，沃拉斯，都曾瞭解第一個結論的道理。就連馬爾薩斯所反對的高德文，亦曾說：「人類社會上有一個原理，賴此，人口不斷引下到生活資料的水準。」在人類還是人類的限度內，這一個原理，無疑是一個自明的真理。人口必須與人類的的生活資料相平衡，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命題？成爲問題的，是平衡的方法。

以人口增加的一切妨礙，還元作貧窮與罪惡，是馬爾薩斯的偉大的發現。這發現所以是偉大的，就因爲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情形是這樣。資本主義社會，需要一個大的過剩人口，以壓下工

資水準，然後由以不幸的方法，把過剩的人口消滅。

但馬爾薩斯的錯誤，亦就在這裏。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之歷史的法則，我們雖須承認馬爾薩斯這個原理的正確，但作為人類社會之永恆的法則，我們卻須否認牠的真理。

作為經濟學上一個名詞，我寧願把『貧窮』看作是一個相對的名詞，不把牠看作是一個絕對的名詞。由自然原因引起而為社會全體所同樣感到的生活資料缺乏的痛苦，祇是一種痛苦。所謂貧窮，應該指一種局部的為社會一部分人所感到的生活資料缺乏的痛苦。把貧窮作這樣解釋，我們沒有理由，認一切時代人口引下到生活資料水準的方法，是『貧窮或貧窮的恐怖。』馬爾薩斯以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，是生活資料缺乏的結果。他曾說，『按高德文氏制度構成之社會，必依自然的必然法則，淪為有產階級與勞動階級。』我卻以為，我們寧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，看作是貧窮增大的原因，至少，牠曾使生活資料缺乏的痛苦，發生得更為頻繁。

亞當斯密認為反於自然進步的財富進步，就資本主義說，實在是順於自然的進步。資本主義的發展，必然會犧牲農業以發展製造業，犧牲農村以發展都市。農村破產，乃是資本的原始蓄積之一。農業不能與製造業平衡發展，乃是資本主義社會難免的現象。生活資料，遂相形顯出不足

的模樣。

資本主義社會生活資料的可能的供給，從來不會不足，如實際有不足，原因便是下層階級購買生活資料的能力不足。作爲個別勞動者，每一個勞動者的所得，雖須够購買足夠量的穀物，但作爲一個階級，勞動階級的所得，全用來購買穀物，亦不能使農業儘可能得到最大的發展。

一切爲個人利潤而無計劃的生產，均須在供給與需要的波瀾中，冒一種危險。就農業說，農產物的數量如超過了需要，結果必然是農業家利潤的消滅，從而使農業衰落，生活資料不足。爲農業家計，農產物的供給應該不及牠的需要，但結果亦是生活資料不足。在資本主義社會內，要在生活資料的生產方面，使人口與生活資料平衡，乃是絕對不可能的幻想。人口與生活資料，在現社會組織下，決不能取得意識的平衡。貧窮遂成爲資本主義社會人口引下到生活資料水準的唯一手段了。

要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廢止這所謂自然的必然法則，無疑是一個幻想。貧窮在資本主義社會內，用馬爾薩斯自己的用語，乃是『這法則絕對必然的結果。』

然由社會進化一時期的現象，推論社會進化一切時期都有這現象，即是由部分推知全體。馬

爾薩斯曾批評高德文康多塞由局部改善推論全體改善的謬誤，但自己不免陷於同種的謬誤。歷史觀念的缺乏，遂成爲人口論一個致命傷。下層階級的貧窮，遂被認爲『絕對無可救藥。』

這『絕對無可救藥』的貧窮，決不是永遠無可救藥。有計劃的生產代替無計劃的生產的結果，物質的生產和人口的生產，均將受人的意識的調節。人口雖不絕要引下到生活資料的水準，但其手段，將不是貧窮，不是罪惡，而是意識的支配。

現代社會的貧困的蓄積，與其說是人口法則的必然的結果，不如說是資本蓄積的必然的結果。人口須不絕引下到生活資料的水準，是真理，但以貧窮爲唯一手段而使人口與生活資料平衡的事實，卻不能說是人類社會永遠會有的事實。

以下，我們略述馬爾薩斯的生平與著作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道瑪斯·洛伯特·馬爾薩斯，一七六六年二月十四日，生於英格蘭的薩立州。他的父親，名叫

丹尼爾，是一個小地主，與盧騷等頗有交誼。人口論著者是他的次子。

馬爾薩斯曾入劍橋大學的耶穌學院，在那裏得了學士位，後又得碩士位。一九八三年，當選爲耶穌學院的校友。後來，還就了候補牧師的職位。從這裏，可以看出馬爾薩斯人口論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所以有那樣的議論，一點也不奇怪。

他的最初的著作，起草於一七九六年，題名『危機』，但沒有公刊。接着一七九八年，就出版了初版的人口論，雖然是匿名的，但他的名字不久就爲人所偵知了。翌年，曾遨遊大陸，再翌年，他的父母相繼亡故。自一八〇一年起，他才準備把人口論改著，而於一八〇三年出第二版。第二版和第一版相差頗遠。此後，人口論曾改版數次，雖均略有改訂，但與第二版相差不遠。

一八〇四年，他和一位女士結婚了。一八〇五年，任東印度公司所設立的噶立柏勒學院的歷史與經濟學教授。一八一九年當選爲皇家學會的會員。一八二一年，與里嘉圖、傑姆士·穆勒等人，創立了一個經濟學會。一八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死於巴斯。遺骸葬於巴斯的教堂內。墓碑上，稱他爲『一切時代一切國家的最善良人物，最忠實哲學者之一』。他的大名，和人口論的大名，將同垂不朽。

馬爾薩斯除了著作人口論以外，尙有一八一四年出版的穀物條例的結果論，一八一五年出

版的地租的性質與進步論，一八二〇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，一八二七年出版的經濟學上的定義等。

馬爾薩斯後來被稱爲亞當斯密大弟子之一，而與里嘉圖有極親密的友誼，但常和里嘉圖發生學說上的爭論。他的人口論，所以在經濟學上佔如此高的地位，就因爲他這種學說，成了正統派經濟學一個極有力的要素。他們的工資學說，地租學說，甚至利潤學說，都有人口論的思想，作爲根據。

最後，應附言的，人口論除了在經濟學上發生了嚴重的影響，還曾在生物學上發生大影響。倡進化論的達爾文，曾在一篇自傳中，說：『一八三八年十月，我開始系統研究以後的第十五月，我忽然很快樂的讀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，因長期月觀察動植物習慣的原故，對於隨處都有的生存競爭，我已很能够吟味，我立即覺得了，在這諸條件下，適宜的變種，將被保存，不適宜的變種，將被破滅。』與達爾文同時發現自然淘汰學說的拉塞爾·沃拉斯氏，亦自認有許多地方應感謝馬爾薩斯。

郭大力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

著者序

有一次，同一個朋友，談到高德文氏研究者書中的貪慾及濫費論，這便是這篇論文的起源。討論，從社會將來改善的一般問題開始。作者原來祇因筆述較口談更能向朋友明白敘述思想，才打主意坐下來寫。但題目一經展開，有些從來不曾想到的觀念發生了；他因想到，對於這一般感到興趣的論題，每一綫光明，即令是最小的，亦將爲人所誠實歡迎，他才決心把他的思想，寫成一個出版物的形式。

這論文，如徵引更多事實來說明一般議論，無疑會更完全得多。但他既願（也許是不慎重的）出版期不比原定日期遲延太久，又有一種特別事情，使他長期間幾乎中斷了工作，以致作者不能專心研究。不過，他以爲，他所徵引的事實，已够證明他的關於人類將來改善的意見，是一種真理。據作者看，要確立現在這樣的意見，除了平易的說明，加以對社會的最簡約的觀察，亦就沒有其他，還是必要的。

人口須常常引下到生活資料的水準，這是一個明白的真理，已爲許多著作家所注目；但據作者所記憶，殆沒有個著作家會特別研究這水準所由而成的方法。照他看來，社會將來大改善途中的最強障礙，即是此等方法的觀察。他希望，在討論這有興味的問題的時候，策勵他的，祇是對真理的愛慕，不是反對某派人或某派意見的偏見。他承認他讀社會將來改善的某一些思辨，並非意圖發現牠們單是幻想；不過，他亦不曾矯揉他的悟性，以致一種事情，爲己所願望，即無證據亦信從，爲己所不樂聞，即有證據，亦拒絕。

他的人生觀，雖有憂鬱的色彩，但他覺得，他畫這黑暗的顏色，乃因他確信圖畫中確有這顏色，並非因爲他的目光怪僻，或生來有憂鬱的性向。最後二章所略述的精神理論，據他自己的悟性看來，就會圓滿說明生活上爲何有這許多惡害。但別人看是否有同一結果，那須留待讀者自己去判斷。

更能幹的人，設竟因此而注意於社會改良途中，他所想到的主要困難，從而使他看見這困難能在理論上除去，他亦必欣然撤回他現在的意見，很高興的承認自己錯誤。

一七九八年六月七日

目次

第一章

問題的提出——相反二派的敵意，使這問題幾乎沒有解決的希望——反對人類及社會完成可能性的主要議論，迄未曾圓滿答覆——人口增加所惹起的困難之性質——全書主要議論的大綱。

第二章

人口及食物的增加率不同——這二增加率不同必然會生出的結果——此等結果在社會下層階級狀況上所生出的一進一退情形——爲甚麼理由這一進一退的情形不能如所期望的被人注意——此書一般議論所根據的三個命題